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三十六

列傳

宋四十

李廸 東之 肅之 承之 及之 孝基

王曾　張知白　杜衍

李迪字復古（隆平集作復吉）其先趙郡人後徙幽州曾祖在欽避五代亂又徙家濮迪深厚有器局嘗攜其所為文見

柳開開奇之曰公輔材也舉進士第一授將作監丞歷通判徐兗二州改祕書省著作郎直史館為三司鹽鐵判官東封泰山復通判兗州坐解開封府進士失當謫監海州稅明年以右司諫起知鄆州再遷吏部員外郎為三司鹽鐵副使擢知制誥真宗幸亳為留守判官遂知亳州亡卒群剽城邑發兵捕之久不得迪至悉罷所發兵陰察知賊區處部勒驍鋭士擒斬以狥代歸進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知永興軍徙陝西都轉運使入

爲翰林學士詔對出三司使馬元方所上歲出入財用數以示迪時頻歲蝗旱問何以濟迪請發內藏庫以佐國用賦歛寛民不勞矣帝曰當出金帛數百萬借三司迪曰天子於財無內外願下詔賜三司以示恩德何必曰借帝悦又言陛下東封時敕所過毋伐木除道即驛舍或州治爲行宫令加塗墍而已及幸汾亳土木之役過往時幾百倍今蝗旱之災殆天意所以儆陛下也帝深然之他日又召對龍圖閣命迪草詔徐謂迪曰曹

瑋在泰州屢請益兵未及遣遽辭州事第怯耳誰可代瑋者迪對曰瑋知嘉勒斯賚欲入寇且闚關中故請益兵為備非怯也且瑋有謀畧諸將皆非其比陛下重發兵豈非將上玉皇聖號邪今關右兵多可分兵赴瑋帝因問關右兵幾何對曰臣向在陜西以小册書兵糧數備調發今猶置佩囊中帝令自探取目黄門取紙筆具疏其處當留兵若干餘悉赴塞下帝顧曰正所謂頗牧在禁中矣未久嘉勒斯賚果犯邉泰州方出兵復召迪

問曰瑋此舉勝乎對曰必勝居數日奏至瑋與敵戰三都谷果大勝帝曰卿何以知瑋必勝迪曰嘉勒斯賚舉兵遠來聲言某日下秦州會食以激瑋瑋勒兵不動以逸待勞臣用此知其勝帝益重之天禧元年拜給事中參知政事仁宗為皇太子除太子太傅迪辭以太宗時未嘗立保傅止兼太子賓客詔皇太子禮賓客如師傅加禮部侍郎寇準罷帝欲相迪迪固辭一日對滋福殿有頃皇太子出拜曰陛下用賓客為宰相敢以謝帝顧

謂迪曰尚可辭邪拜吏部侍郎兼太子少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景靈宮使集賢殿大學士初真宗不豫寇準議皇太子總軍國事迪贊其策丁謂以為不便曰即日上體平朝廷何以處此迪曰太子監國非古制邪力爭不已於是皇太子於資善堂聽常事他皆聽旨周懷政之誅帝怒甚欲責及太子羣臣莫敢言迪從容奏曰陛下有幾子乃欲為此計帝大悟由是獨誅懷政等按宋史真宗本紀及寇準傳準以密請太子監國為丁謂所譖罷相在天禧四年六月丙申迪繼準為相在七月丙寅內

侍周懷政以謀傳位太子伏誅在七月癸酉本傳載誅懷政事於天禧元年迪拜參知政事後準未罷相前時事倒置今改纂於此準既貶謂寖擅權用事至除吏不以聞迪憤然語同列曰迪起布衣至宰相有以報國死猶不恨安能附權倖為自安計耶自此不協時議二府皆進秩兼東宫官迪遷中書侍郎兼尚書左丞故事宰相無為左丞者謂欲進所善林特為詹事迪不可又欲以為樞密副使兼賓客迪又不可既而帝御長春殿内出制書置榻前謂輔臣曰此卿等兼東宫官制書也迪進曰東宫

官屬不當增置臣不敢受此命宰相丁謂罔上弄權私林特錢惟演而嫉寇準特子殺人事寢不治準無罪罷斥惟演姻家使預政曹利用為拯相為朋黨臣願與謂俱罷付御史臺劾正帝怒留制不下左遷迪戶部侍郎謂再對傳口詔入中書復視事出迪知鄆州仁宗即位太后預政初真宗將立章獻后迪屢上疏諫以章獻起於寒微不可母天下章獻深銜之至是以迪與準為朋黨貶衡州團練副使謂使人迫之或諷謂曰迪若貶死

公如士論何謂曰異日諸生記事不過曰天下惜之而已謂敢起為秘書監知舒州歷江寧府兗州青州復兵部侍郎知河南府來朝京師時太后垂簾語廸曰卿向不欲吾預國事殆過矣今日吾保養天子至此卿以為何如廸對曰臣受先帝厚恩今日見天子明聖臣不知皇太后盛德乃至於此太后亦喜以尚書左丞知河陽明道元年遷工部尚書太后崩召為資政殿學士判尚書都省未幾復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

景祐中范諷得罪迪坐姻黨罷為刑部尚書知亳州改相州既而為資政殿大學士翰林侍讀學士留京師迪素惡呂夷簡因奏夷簡私交荆王元儼嘗為補門下僧惠清為守闕鑒義夷簡請辨詔訊之乃迪在中書所行事夷簡以齋祠不預降太常卿知岳州復刑部尚書知徐州迪奏所部隣兖州欲行縣因祠岳為上祈年禱皇子仁宗與輔臣曰大臣當為百姓訪疾苦祈禱非迪所宜其毋令往久之改戸部尚書知兖州復拜資政殿大

學士元昊攻延州武事久弛守將或為他名以避兵迪願守邊詔不許然甚壯其意除彰信軍節度使知天雄軍徙青州踰年之本鎮請老以太子太傅致仕歸濮州後其子東之為侍御史知雜事奉迪來京師帝數遣使問勞欲名見以疾辭卒年七十七贈司空侍中謚文定帝篆其墓碑曰遺直之碑又改所葬鄧侯鄉曰遺直鄉子東之附傳徹之補之仕至列大夫從子肅之承之及之按東都事畧載迪三子長東之次徹之補之其肅之承之及之三人皆迪從子也有肅之等附傳可據宋

史本傳並作迪子蓋誤今改又事畧所載東之宋史隆平集俱作東之

東之字公明賜進士出身為館閣校勘宣化軍使境上有廢河故道官收行者稅謂之乾渡錢奏除之進直集賢院累擢侍御史知雜事東之自少受知於寇準至是論準保護之功仁宗惻然即賜其碑曰旌忠拜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加龍圖閣直學士建言補蔭之門太廣遂詔裁定自二府而下通三歲減入仕者一千人知荊南河陽濱州改集賢院學士判西京留司御史臺

英宗卽位富弼薦其學行以舊職兼侍讀帝頗欲肅正宮省東之諫曰陛下長君也立自宗藩衆方觀望願曲爲容覆未幾請老自工部尚書拜太子太保致仕遣使諭之曰以先帝梓宫在殯朕不得爲詩令講讀官皆賦詩勸勞甚渥又敕王珪敘其事東之出都門卽幅巾白衣以見客再遷少師熈寧六年卒年七十八謚懿靖按宋史本傳不載東之謚據東都事畧補

子孝基有李受者字益之長沙之瀏陽人也仕於治平中至右諫議大夫天章閣待制兼侍

讀屢以老乞骸骨不聽神宗立進給事中龍圖閣直學士復言臣在先帝時年已七十不敢竊禄以自安今又加數年筋力憊矣惟陛下哀之於是拜刑部侍郎致仕賜宴賦詩及序如東之禮相去數月故時稱二李卒年八十贈工部尚書

肅之字公儀迪弟子也以迪蔭監大名府軍資庫大河溢府檄修冠氏隄工就弗擾民悦之請為宰邑多盜肅之令比户置鼓有盜輒擊鼓遠近皆應盜遂息通判澶

州契丹使將過郡而樓堞壞圮肅之謂郡守曰吾州為景德破敵之地當示雄疆遂鳩工構城屋凡千區已而中貴人銜命來視規制一新聞之朝擢知德州提點開封府界内縣鎮䕫路湖南刑獄儂蠻暴嶺外肅之親扞諸境會將偕失利亟率兵往躡於臨賀賊引去狄青孫沔交薦之徙湖北轉運使辰陽彭仕義叛討平之神宗即位諒祚寇大順城肅之入奏帝訪以西夏事奏對稱旨以為右諫議大夫知慶州徙瀛州大雨地震官舍民

盧推陷肅之出入泥潦中結草囷以儲庾粟之暴露者
為茇舍以居民啟廩振給嚴儆盜竊一以軍法從事遷
天章閣待制知開封府出知定州累遷樞密都承旨加
龍圖閣直學士知鄆州卒年八十二肅之内行修飭母
喪廬墓三年不入城郭季弟承之生而孤鞠育誨道至
於成人遂相繼為侍從帝稱其一門忠孝云
承之字奉世性嚴重從兄東之將仕以官辭不受中進
士第調明州司法參軍郡守任情骫法人莫敢忤承之

獨立爭之守怒曰曹掾敢如是耶承之曰事始至公自為之則已既下有司則當循三尺之法守惮其言嘗建免役議王安石見而稱之熙寧初以為條例司檢詳文字得召見神宗語執政曰承之言制置司事甚詳非他人所及也改京官他日謂之曰朕即位以來不輕與人改秩今以命汝異恩也檢正中書刑房察訪淮浙常平農田水利差役事還奏役書二十篇加集賢校理又察訪陝西時郡縣昧於奉法斂羨餘過制承之悉裁正其

數遷集賢殿修撰擢寶文閣待制為同羣牧使糾察在京刑獄兼樞密都承旨出知延州入權三司使蔡確治相州獄多引朝士皆望風自折服承之言其險詖帝意悟趣使詰竟遷龍圖閣直學士懇賜乞授凡肅之曰臣少鞠於凡且凡為待制十年矣帝曰卿凡弟孝友足厲風俗肅之亦當遷也即並命焉商人犯禁貸北珠乃為公主售三司久不敢決承之曰朝廷法令畏王姬乎亟索之帝聞之曰有司當如此矣進樞密直學士坐補吏

不當降待制知陝州未幾為陝西都轉運使召拜給事中吏戸二部侍郎復以樞密直學士知青州歷應天府河陽陳鄆揚州而卒

及之字公達亦迪弟之子由蔭登第通判安肅軍康定中夏人犯邊契丹復發兵並塞彊候戒嚴及之言契丹以與夏人甥舅之故特此慰其心且姑張虛勢以疑我必不失誓好願毋過虞已而過然徙通判河南府亡卒張海倚山嘯聚及之單騎與語諭使歸命當奏貸其死

海感動弛備奏方上而衆兵集悉獲之知信州入判刑部嘗撰次唐史有益治體者為君臣龜鑑王堯臣上其書并表其學行韓琦亦以館職薦之名試除直祕閣歷開封府判官知涇晉陝三州及之吏事精明所居官皆稱職以太中大夫致仕再轉正議大夫卒年八十五子孝壽開封府戶曹參軍積官龍圖閣學士孝稱以蔭登朝官工部尚書

孝基字伯始進士高第唱名至墀下仁宗顧侍臣此李

迪孫也能世其家可尚已晏殊富弼薦其材任館閣欲一見之孝基曰名器可私謁耶竟不往知汝陰雍邱縣通判閬州舒州知隨州所治雖劇然事來亟斷不為證左回枉甫日中庭已空矣或問其術曰無他省事耳閬中江水齧城幾沒郡吏多引避孝基率其下決水歸旁谷城賴以全舒吏受賂鬻獄以赦人罪加平民孝基劾治三日得其情延抵吏罪以親須養求監崇福宮判西京國子監凡就閑十年累官光祿卿與父東之同謝事

纔年五十士大夫美之以比二疏孝基為人沖澹善養後十一年無疾卒（按宋史此下有及之子孝壽孝稱二傳俱附附權姦孝壽尤殘忍苛虐無善蹟足錄並從刪）

王曾字孝先青州益都人少孤（按宋祁撰曾墓志云八歲終二喪）鞠於仲父宗元從學於里人張震善為文辭咸平中由鄉貢試禮部廷對皆第一楊億見其賦歎曰王佐器也以將作監丞通判濟州代還當召試學士院宰相寇準奇之特試政事堂授祕書省著作郎直史館三司戶部判官

景德初始通和契丹歲遣使致書稱南朝以契丹為北朝曾曰從其國號足矣業已遣使弗果易遷右正言知制誥兼史館修撰時瑞應沓至曾入對奏曰此誠國家承平所致然願推而弗居異日或有災沴庶免輿議及帝既受符命大建玉清昭應宫曾陳五害以諫舊用郎中官判大理寺帝欲重之特命曾且謂曾曰獄重典也今以屈卿曾頓首謝因請自辟僚屬著為令遷翰林學士帝嘗晚坐承明殿召對久之既退使内侍諭曰嚮思

卿甚故不及朝服見卿卿勿以為慢其見尊禮如此知審刑院舊違制無故失率坐徒二年曾請須親被旨乃坐既而有犯者曾乃以失論帝曰如卿言是無復有違制者曾曰天下至廣豈人人盡曉制書如陛下言亦無復有失者帝悟卒從曾議再遷尚書主客郎中知審官院通進銀臺司勾管三班院遂以右諫議大夫（按宋史宰輔表作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時宮觀皆以輔臣為使王欽若方挾符瑞傅會帝意又陰欲排異己者曾當使會靈因以推

欽若帝始疑曾自異及欽若相會帝市賀皇后家舊第其家未徙去曾令人舁土置門外賀氏訴禁中明日帝以語欽若乃罷曾為尚書禮部侍郎判都省出知應天府天禧中民間訛言有妖起若飛帽夜搏人自京師以南人皆恐曾令夜開里門敢倡言者即捕之卒無妖徙天雄軍復參知政事遷吏部侍郎兼太子賓客真宗不豫皇后居中預政太子雖聽事資善堂然事皆決於后錢惟演后戚也曾密語惟演曰太子幼非宮中不能立

加恩太子則太子安太子安所以安劉氏也惟演以為然因以白后按東都事畧及宋名臣言行錄載真宗不豫時有議請劉氏稱制者曾語惟演曰太子天下屬望今欲稱制以疑百姓獨不見武后之事乎與宋史本傳異帝崩曾奉命入殿廬草遺詔以明肅明后輔立皇太子權聽斷軍國大事丁謂入去權字曾曰皇帝冲年太后臨朝斯已國家否運稱權猶足示後且增減制書有法表則之地先欲亂之邪遂不敢去仁宗即位遷禮部尚書羣臣議太后臨朝議曾請如東漢故事太后坐帝右垂簾奏事丁謂獨

欲帝朔望見群臣大事則太后名對輔臣決之非大事令人内押排雷允恭傳奏禁中畫可以下曾曰兩宮異處而柄歸宦官禍端兆矣謂不聽既而允恭坐誅謂亦得罪自是兩宮垂簾輔臣奏事如曾議謂初敗任中正言謂被先帝顧托雖有罪請如律議功曾曰謂以不忠得罪宗廟尚何議邪時真宗初崩内外洶洶曾正色獨立朝廷依以為重拜中書侍郎兼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會靈觀使王欽若卒曾以門下侍

郎兼戶部尚書為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玉清昭應宮使曾以帝初即位宜近師儒即召孫奭馮元勸講崇政殿天聖四年夏大雨傳言汴口決水且大至都人恐欲東奔帝問曾曾曰河決奏未至第民間妖言爾不足慮也已而果然陜西轉運使置醋務以榷其利且請推其法天下曾請罷之曾方嚴持重每進見言利害事審而中理多所薦拔尤惡僥倖帝問曾曰比臣僚請對多求進者曾對曰惟陛下抑奔兢而崇恬靜庶幾有難進

易退之人矣曹利用惡曽班已上嘗怏怏不恱語在利用傳及利用坐事太后大怒曽為之解太后曰卿嘗言利用强横今何解也曽曰利用素恃恩臣故嘗以理折之今加以大惡則非臣所知也太后意少釋卒從輕議始太后受册將御大安殿曽執以為不可及長寧節上壽止供張便殿太后左右姻家稍通請謁曽多所裁抑太后滋不恱會玉清昭應宫災乃出知青州按宋史宰輔表作出知兖州以彰信軍節度使復知天雄軍契丹使者往還歛

車徒而後過無敢譁者人樂其政為畫像而生祠之改天平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南府景祐元年為樞密使明年拜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封沂國公曾進退士人莫有知者范仲淹嘗問曾曰明揚士類宰相之任也公之盛德獨少此耳曾曰夫執政者恩欲歸已怨使誰歸仲淹服其言初呂夷簡參知政事事曾謹甚曾力薦為相及夷簡位曾上任事久所所專決曾不能堪議論間有異同遂求罷仁宗

疑以問曽曰卿亦有所不足邪時外傳至秦州王繼明
納賂夷簡曽因及之帝以問夷簡曽與夷簡交論帝前
曽言亦有過者遂與夷簡俱罷以左僕射資政殿大學
士判鄆州寶元元年冬大星晨墜其寢左右驚告曽曰
後一月當知之如期而卒年六十一贈侍中謚文正曽
資質端厚在朝廷進止皆有常處平居寡言笑人莫敢
干以私平生自奉甚儉皇祐中仁宗為篆其碑曰旌賢
之碑後又改其鄉曰旌賢鄉大臣賜碑篆自曽始仁宗

既祔廟詔擇將相配享以曾為第一曾無子養子曰縡

按墓志載曾有子四人絪緣縯縡絪縡俱光祿寺丞縯將作監丞緣夭以子幼取母弟韓字子融之子縡以嗣

又富弼撰曾行狀亦云有子四人與墓志同惟云以子幼取從兄子大理寺丞祕閣校理縡為子與宋史本傳互異

又以弟子融之子縡為後尚書兵部郎中祕閣校理致仕卒

按宋史此下有曾弟子融附傳本名韓名韓字子融元昊反請以字為名無事蹟足錄其著述應詳藝文畧今從刪

張知白字用晦滄州青池人幼篤學中進士第累遷河陽節度判官咸平中疏言要務真宗異之名試舍人院

擢右正言出知劍州召試中書加直史館判三司開拆司江南旱與孝防分路安撫及還權管勾京東轉運使事周伯星見司天以瑞奏群臣稱賀知白以為人君當修德應天星之見伏無所繫因陳治道之要帝謂宰臣曰知白可謂乃心朝廷矣陜西饑命按廵之尋知鄧州會關內流傭至境知白既發倉廩又募民出粟以濟擢龍圖閣侍制知審官院再遷尚書工部郎中知白以朝廷制官重內輕外引唐李嶠議遷臺閣典藩郡仍自請

補外不許遂命糾察在京刑獄固請知青州還京師求領國子監帝曰知白豈倦於處劇邪宰相言知白踐中外未嘗為身謀乃遷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拜給事中參知政事遷尚書工部侍郎時王欽若為相知白論議多不合因稱疾辭位罷為刑部侍郎翰林侍讀學士知大名府及欽若分司南京宰相丁謂素惡欽若徙知白南京留守意其報怨既至待欽若加厚謂怒徙亳州遷兵部仁宗即位進尚書右丞為樞密副使以工部尚

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會靈觀使集賢殿大學士時進士唱第賜中庸篇中書上其本乃命知白進讀至修身治家之道必反復陳之知白在相位慎名器無毫髪私常以盛滿為戒雖顯貴其清約如寒士天聖六年卒贈太傅中書令禮官謝絳議謚文節御史王嘉言知白守道狥公當官不撓可謂正矣謚文正王曽曰文節美謚矣遂不改知白九歲其父終邢州殯於佛寺及契丹侵河北寺宇多頹廢殯不可辨知白既登第徒行訪之得

佛寺殿基恍然識其處既發其衣衾皆可驗衆歎其誠孝無子以凡子子思為後仕至尚書工部侍郎致仕

杜衍字世昌越州山陰人父遂良仕至尚書度支員外郎衍幼孤苦志厲操尤篤於學擢進士甲科補揚州觀察推官改祕書省著作佐郎知平遥縣通判晉州詔舉良吏擢知乾州陳堯咨安撫陜西以衍賢徙權知鳳翔及罷歸二州民邀留境上以太常博士提點河東路刑獄遷尚書祠部員外郎按行潞州折究獄知州王曙為

作辨獄記高繼昇知石州人告繼昇連蕃族謀變逮捕繫治久不決衍辨其誣抵告者罪寧化軍守將鞫人死罪不以實衍覆正之守將不伏訴之詔為置獄果不當死有司奏衍辨獄法當賞遷刑部章獻太后遣使安撫淮南使還未及他語問杜衍安否使者以治狀對太后歎曰吾知之久矣徙河東轉運副使陜西轉運使名為三司戶部副使擢天章閣待制知江陵府未行會河北乏軍費選為都轉運使遷工部郎中不增賦於民而用

足還為樞密直學士求補外以右諫議大夫知天雄軍始衍為治謹密不以威刑督吏然吏民亦憚其清整仁宗特召為御史中丞奏言中書樞密古之三事大臣所謂坐而論道者也止隻日對前殿何以盡天下事宜迭名見賜坐便殿以極獻替可否又議常平法曰歲有豐凶穀有貴賤官以法平之則農有餘利今豪商大賈乘時賤收水旱則稽伏不出冀其翔踴以圖厚利而困吾民請量州郡遠近戶口衆寡嚴賞罰課責官吏出納無

壅增損有宜公糴未充則禁爭糴以規利者糴畢而儲之則察其以供軍為名而假借者州郡闕毋錢出官帑助之否則勸課之官家至日見亦奚益於事哉兼判吏部流內銓選補科格繁長主判不能悉閱吏多受賕出縮為姦行既視事即敕吏函銓法力閱視具得本末曲折明日令諸吏無得升堂各坐曹聽行文書銓事悉自予奪由是吏不能為姦利改知審官院其裁制如判銓時遷工書工部侍郎知永興軍按歐陽修撰衍墓誌作拜樞密直學士知永興

軍與宋史本傳異 徙并州寶元二年遷刑部侍郎復知永興軍時方用兵民苦調發吏因緣為姦衍區處計畫量道里遠近寛其期會使民得次第輸官比他州費省錢過半召還權知開封府康定元年拜同知樞密院事改樞密副使陝西兵久不解詔夏竦議攻守計竦列攻守二策以上宰相欲用出師衍曰僥倖成功非萬全計爭議久之不能得求罷不許按宋史本傳止載云夏竦上攻守二策不著西夏用兵之事今據墓誌增輯 賜手詔敦勉為河東宣撫使慶曆三年拜吏部侍

郎樞密使每內降恩澤寢格不行積詔旨至十數輒納
帝前諫官歐陽修入對帝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邪
凡有求於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
契丹與元昊爭銀甕戰黃河外參知政事范仲淹宣撫
河東欲以兵自從衍曰二國方交鬬勢必不來我兵不
可妄出後契丹果不出契丹駙馬劉三嘏避罪來歸輔
臣議厚館之以詰契丹陰事諫官歐陽修亦請留三嘏
帝以問衍衍曰中國主忠信若自違誓約納叛亡則不

直在我不如還之乃還三蝦拜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兼樞密使衍好薦引賢士而沮止僥倖小人多不悅其壻蘇舜欽少年能文章論議稍侵權貴監進奏院狥前例祠神以伎樂娛賔集賢校理王益柔為衍所知或言益柔嘗戲作傲歌御史皆劾奏之欲因以危衍諫官孫甫言丁度因對求大用請屬吏度知甫所奏誤力求置對衍以甫方奉使契丹寢甫奏度深銜之及衍罷度草制指衍為朋比時范仲衍富弼與用事者不合仲淹

衙既出宣撫言者益攻之帝欲罷二人政事衍執為不可然衍議論實非朋比也以尚書左丞出知兗州慶歷七年衍甫七十上表請還印綬乃以太子少師致仕衍為宰相賈昌朝不喜議者謂故相一上章得請以三少致仕皆非故事蓋昌朝抑之也皇祐元年特遷太子太保召陪祀明堂仍詔應天府敦遣就道都亭驛設帳具几杖待之稱疾固辭進太子太傅賜其子同進士出身又進太子太師封祁國公衍清介不殖私產既退寓南

都凡十年第室卑陋才數十楹居之裕如也善為詩正書行草皆有法卒年八十戒其子努力忠孝斂以一桃一席小壙庳冢以葬自作遺疏其略曰無以久安而忽邊防無以既富而輕財用宜早建儲副以安人心語不及私贈司徒兼侍中謚正獻子訢按墓誌載衍子四人詵訢訥詒詵訥詒早卒宋史本傳但言戒其子忠孝而不著訢名今據補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三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三十七八

中書臣李采覆勘

總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三十七

列傳

宋 四十二

晏殊 龐籍 孫恭 王隨

章得象 呂夷簡 公綽 公孺 公弼

張士遜 曾公亮 孝寬 孝蘊 孝廣

陳升之 吳充 王珪 罕 琪

晏殊字同叔撫州臨川人七歲能屬文景德初張知白安撫江南以神童薦帝詔殊與進士千餘人並試廷中殊援筆立成帝嘉賞賜同進士出身宰相寇準曰殊江外人帝顧曰張九齡非江外人耶後二日復試詩賦論殊奏臣嘗私習此賦請試他題帝愛其不欺擢祕書省正字祕閣讀書命直史館名試中書遷太常寺奉禮郎為集賢校理再遷太常寺丞擢左正言直史館為昇王府記室參軍仁宗為皇太子遷尚書戸部員外郎為太

子舍人尋知制誥判集賢院為翰林學士遷左庶子帝每訪殊以事率用方寸小紙細書已答奏輒并藁封上帝重其慎密仁宗即位章獻明肅太后奉遺詔權聽政宰相丁謂樞密使曹利用各欲獨見奏事無敢決其議者殊建言羣臣奏事太后者垂簾聽之皆毋得見議遂定遷右諫議大夫兼侍讀學士太后謂東宮舊臣恩不稱加給事中預修真宗實録進禮部侍郎拜樞密副使疏論張耆不可為樞密使忤太后旨坐從幸玉清昭應

宫從者持笏後至殊怒以笏撞之折齒御史彈奏罷知宣州按東都事畧作殊以笏擊張耆折其齒非從者也考長編所載與宋史本傳同諫官曹修古等劾其忿躁無大臣體故罷之改應天府延范仲淹以教生徒自五代以來天下興學自殊始名拜御史中丞改資政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兵部侍郎兼祕書監為三司使復為樞密副使未拜改參知政事加尚書左丞太后謁太廟有請服袞冕者太后以問殊以周官后服對太后崩以禮部尚書罷知亳州徙陳州遷刑部尚書以本官兼御史

中丞復為三司使陜西方用兵殊請罷内臣監兵無以陣圖授諸將使得應敵為攻守及募弓箭手教之以備戰鬭又請出宫中物助邊費凡他司之領財利者皆罷還度支悉為施行康定初知樞密院事遂為樞密使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慶歷中拜集賢殿學士同平章事兼樞密使殊平居好賢當世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輔皆出其門及為相益務進賢材仲淹與韓琦富弼皆進用至於臺閣多一時之賢帝亦奮然有意欲因羣材

以吏治而小人權倖皆不便殊出歐陽修為河北都轉運諫官奏留不許孫甫蔡襄上言宸妃生聖躬為天下主殊嘗被詔誌宸妃墓没而不言又奏論殊役官兵治僦舍以規利坐是降工部尚書知潁州然殊以章獻太后方臨朝故誌不敢斥言而所役兵乃輔臣例宣借者時以謂非殊罪徙陳州又徙許州稍復禮部刑部尚書遷戶部以觀文殿大學士知永興軍徙河南府遷兵部封臨淄公按宋史本傳不載殊封爵據歐陽修撰殊神道碑補疾請歸京師訪醫

藥既平復求出守特留侍經筵詔五日一詣起居儀從如宰相踰年病劇帝將往視殊馳奏曰臣老疾行愈矣不足為陛下憂也已而卒年六十三帝雖臨奠以未視疾為恨贈司空兼侍中謚元獻篆其碑首曰舊學之碑殊性剛簡奉養清儉累典州吏民頗畏其悁急善知人富弼楊察皆其壻也殊為宰相兼樞密使而弼為副使辭所兼詔不許其信遇如此文章贍麗應用不窮尤工詩閒雅有情思晚歲篤學不倦子知止為朝請大夫按神

道碑載殊子八人居厚承裕宣禮崇讓明遠祇德幾道傳正無知止之名

龎籍字醇之單州武成人按宋史地理志單州有成武縣無武成應作成武武亦非武城之訛及進士第為黃州司理參軍調開封府兵曹參軍遷大理寺丞累擢殿中侍御史章獻太后崩遺詔章惠太后議軍國事籍請下閤門取垂簾儀制盡燔之又奏陛下躬親萬幾用人宜辨邪正防朋黨擢進近列願採公論毋令出於執政孔道輔謂人曰言事官多觀望宰相意獨龎醇之天子御史也為開封府判官尚美人遣

內侍稱教旨免工人市租籍言祖宗以來未有美人稱教旨下府者仁宗為杖內侍詔有司自今宮中傳命毋得輒受數劾范諷罷諷善李迪皆寢不報反坐籍言宮禁事不得實以祠部員外郎罷為廣南東路轉運使又言范諷事有不盡如奏諷坐貶籍亦降太常博士知臨江軍尋復官徙福建轉運使景祐三年為侍御史改刑部員外郎知雜事判大理寺進天章閣待制元昊反為陝西體量安撫使坐令開封府吏馮士元市女口

降知汝州徙同州就除陜西都轉運使文彦博鞫黄德
和獄未上詔籍同案籍言曰德和退怯當誅劉平力戰
而没宜加恤其子孫又建言頻歲災異天久不雨凡乘
輿所費宫中所用宜加裁抑修德弭災令宿兵西鄙將
士力戰弗獲功賞而内官醫官樂官無功勞享豐賜天
下指目謂之三官願少裁損専勵戰功進龍圖閣直學
士知延州俄兼鄜延都總管經畧安撫緣邊招討使明
年改延州觀察使力辭換左諫議大夫自元昊陷金明

承平塞門安遠栲栳砦破五龍川邊民焚掠殆盡籍至
稍葺治之戍兵十萬無壁壘皆散處城中畏藉莫敢犯
法金明西北有渾州川土沃衍川尾曰橋子谷寇出入
之隘道使部將狄青將萬餘人築招安砦於谷旁募民
耕種收粟以贍軍悉復所亡地築十一城及開且明平
戎道通永和烏仁關更東西陣法為方陣頗損益兵械
元昊遣李文貴齎雅爾旺榮書來送款籍曰此詐也乃
屯兵青澗城後數月果大寇定川籍名文貴開諭之遣

去既而元昊又以旺榮書來會帝厭兵因招懐之遣籍報書使呼旺榮為太尉籍曰太尉三公非陪臣所得稱使旺榮當之則元昊不得臣矣今其書自稱寧凌或黙寧凌皆其官名也於義無嫌朝廷從之會敵新破涇原城砦方議修復使者往返踰年元昊又遣賀從勗來改名曰曩霄稱男不稱臣籍不敢聞從勗曰子事父猶臣事君也若得至京師天子不許更歸議之籍送使者闕下因陳便宜言羌久不通和市國人愁怨今辭理寖順

必有改事中國之心請遣使者申諭之朝廷卒用其策元昊既臣名籍為樞密副使籍言自陝西用兵公私俱困請并省官屬退近塞之兵就食内地從之於是頗省邊費八年改參知政事明年以工部侍郎為樞密使遷户部皇祐三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籍初入相且獨員而遽為昭文館大學士出殊拜也儂知高反師數不利遣狄青為宣撫使諫官韓絳謂武人不宜專任帝以問籍籍曰青起行伍若以文

臣副之則號令不專不如不遣詔嶺南諸軍皆受青節
度既而捷書至帝喜曰青破賊卿之力也遂欲以青為
樞密使同平章事籍力爭之不聽齊州學究皇甫淵以
捕賊功上書求用道士趙清貺與籍婦家親紿為淵白
籍迺與堂吏共受淵賂小吏訴之下開封府捕清貺刺
配遠州道死韓絳言籍陰諷府杖殺清貺以滅口覆之
無狀言不已乃罷知鄆州居數月加觀文殿大學士拜
昭德軍節度使知永興軍改并州仁宗不豫籍密疏請

擇宗室之賢者為皇子其言甚切坐擅聽麟州築保白
草平丙州將武戡等為夏人所敗復為觀文殿大學士
戶部侍郎知青州遷尚書左丞不拜徙定州名還京師
上章告老尋以太子太保致仕封潁國公卒年七十六
贈司空加侍中謚莊敏籍曉律令長於吏事持法深峭
軍中有犯或斷斬刳磔或累笞至死以故士卒畏服治
民頗有惠愛及為相聲望減於治郡時子元英朝散大
夫孫恭孫

恭孫字德孺以蔭補通判施州崇寧中部蠻向文疆叛詔轉運使王蘧領州事致討恭孫說降文疆而斬之蘧上其功進三秩知涪州遂以開邊為已任誘珍州駱文貴承州駱世華納土費不貲轉運判官朱師古劾恭孫生事詔黜師古而以恭孫代於是溱播溪思費等州相繼降每開一城輒褒遷五年間至徽猷閣待制威州守乞通保霸二州進恭孫直學士知成都府委以招納末幾其酋董舜咨董彥博來納土詔更名保州為祺州霸

州為亨州使恭孫進築之言者論其貪縱譎保靜軍節度副使踰月起知陳州復待制帥瀘州又以築思州進學士前後在西南二十年所得州縣多張名簿實瘠鹵不毛地繕治轉餉為蜀人病未幾皆廢宣和中卒

王隨字子正河南人按東都事畧及通鑑作河陽人隆平集作河南與宋史本傳同登進士甲科為將作監丞通判同州遷秘書省著作郎直史館出為京西轉運副使陛辭言父母家洛中乃在所部真宗因賜詩寵行以羊酒束帛令過家為壽遷淮南

轉運使歲饑隨較屬部出庫錢貸民市種糧歲中約輸絹以償流庸多復業徙河東三遷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擢知制誥以不善制辭出知應天府隨治南京太寛改知揚州再加右諫議大夫權知開封府仁宗為太子拜右庶子仍領府事周懷政誅隨自陳嘗假懷政白金奪知制誥改給事中知杭州乾興初復降祕書少監徙通州以州少學者從孔子廟起學舍命州人子弟就學母喪起復光禄卿知潤州徙江寧府歲大饑轉

運使移府發常平倉米計口日給一升隨置不聽曰民所以饑者由兼幷閉糴以邀高價也乃大出官粟平其價復給事中為龍圖閣直學士知秦州秦卒有負罪逃入蕃部者戎人輒奴畜之小不如意復執出求賞前此坐法多死隨下教能自歸者免死聽復隸軍籍由是多來歸者又請增蕃落卒給廢陷馬地募民耕種坐事徙河南府入為御史中丞遷尚書禮部侍郎翰林侍讀學士明道中為江淮安撫使還拜户部侍郎參知政事景

祐中加吏部侍郎知樞密院事遂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自薛居正後故事初相無越遷門下侍郎者學士丁度之失也為相一年無所建明與陳堯佐韓億石中立同執政數爭事會災異屢發諫官韓琦言之隨以彰信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陽卒年六十七贈中書令謚章惠後改文惠隨外若方嚴而治失於寛晚更卞急慕裴休之為人然風跡弗逮也

章得象字希言世居泉州高祖仔鈞事閩為建州刺史
遂家浦城得象母方娠夢登山遇神人授以玉象及生
父奐復夢庭積象笏因名得象好學莊重進士及第為
大理評事知玉山縣遷本寺丞真宗將東封泰山以殿
中丞簽書兖州觀察判官事知台州歷南雄州徙洪州
楊億以為有公輔器薦之或問之億曰閩士輕狹而章
公深厚有容此其貴也未幾名試為直史館安撫京東
權三司度支判官累遷尚書刑部郎中使契丹遂以兵

部郎中知制誥踰年為翰林學士遷右諫議大夫進承旨兼侍講學士景祐三年擢同知樞密院事寶元元年以户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帝謂得象曰向者太后臨朝羣臣邪正朕皆默識之卿清忠無所附且未嘗有所干請今日用卿職此也陜西用兵加中書侍郎兼工部尚書兼樞密使辭所加官明年拜工部尚書為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慶歴五年拜鎮安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陳州 按宋史宰輔表及東都事畧載得象以使相判

陳州由陳州徙判河南本傳不載判陳州下徙判河南府句然自矣今據宰輔表補封鄅國公徙判河南府以疾引年守司空致仕卒年七十一故事致仕官乘輿不臨奠帝特往焉贈太尉兼侍中謚文憲皇祐中知制誥王洙言得象謚同周公改謚文簡得象在翰林十二年章獻太后臨朝宦官方熾太后每遣内侍至學士院得象必正色待之或不交一言在中書凡八年宗黨親戚抑而不進仁宗鋭意天下事進用韓琦范仲淹富弼使同得象經畫當世急務得象無所建明御

史孫抗數言之得象居位自若既而章十上請罷帝不得已許之

呂夷簡字坦夫先世萊州人祖龜祥知壽州子孫遂為壽州人夷簡進士及第補絳州軍事推官稍遷大理寺丞通判通州徙濠州再遷太常博士河北水選知濵州代還奏農器有算非所以勸力本也遂詔天下農器皆勿算擢提點兩浙刑獄遷尚書祠部員外郎時京師大建宫觀伐材木於南方有司責期會工徒至有死者誣

以亡命收繫妻子夷簡請緩其役從之又言盛冬挽運艱苦須河流漸通以卒番送真宗曰觀卿奏有為國愛民之心矣擢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蜀賊李順叛執送闕下左右稱賀既而屬御史臺按之非是賀者趣具順獄夷簡曰是可欺朝廷邪卒以實奏按夢溪筆談云蜀中劇賊李順陷劍南兩川關右震動朝廷以為憂後王師破賊梟李順收復兩川書功行賞了無間言至景祐中有人告李順尚在廣州巡檢使臣陳文璉捕得之乃真李順也年已七十餘推驗明白囚赴闕覆按皆實朝廷以平蜀將士功賞已行不欲暴其事但斬順賞文璉二官仍閤門祗候文璉泉州人康定中老歸泉州璉家有

李順欺案本末甚詳順本味江王小博之妻弟始王小博反於蜀中不能撫其徒衆乃共推順為主順初起悉召鄉里富人大姓令具其家所有財粟據其生齒足用之外一切調發大賑貧乏録用才能存撫良善號令嚴明所至一無所犯時兩蜀大饑旬日之間歸之者數萬人所向州縣開門延納傳檄所至無復完壘及敗人尚懷之故順得脱去三十餘年乃始就戮按小博宋史作小波忤大臣意歲蝗旱夷簡請責躬修政嚴飭輔相思所以共順天意及奏彈李溥專利罔上寇準判永興縣有罪者徙湖南道由京師上準變事夷簡曰準治下急是欲中傷準爾宜勿問益徙之遠方從之趙安仁為御史中丞夷簡以親嫌改起居舍

人擢知制誥兩川饑為安撫使進龍圖閣直學士再遷刑部尚書權知開封府治嚴辦有聲帝識姓名於屏風將大用之仁宗即位進右諫議大夫雷允恭擅徙永定陵地夷簡與魯宗道驗治允恭誅以給事中參知政事因請以祥符天書内之方中官司儀衛悉作納之陵中行罷廢真宗祔廟太后欲具平生服玩如宮中以銀罩覆神主夷簡言此未足以報先帝令天下之政在兩宮惟太后遠姦邪奬忠直輔成聖德所以報先帝者宜莫

若此也故事郊祠畢輔臣遷官夷簡與同列皆辭之後為例按宋敏求春明退朝錄云自建隆至天禧朝廷大禮二府必遷官仁宗天聖二年南郊自夷簡懇請乃止考長編載真宗咸平初年孫何建議已嘗釐革蓋不自夷簡始也遷尚書禮部侍郎修國史天聖七年進戶部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景靈宮使玉清昭應宮災太后泣謂大臣曰先帝尊道奉天而為此今何以稱遺旨哉夷簡恐將復營構也乃推洪範災異以諫太后默然因奏罷二府兼宮觀使進吏部拜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史成辭進

官天聖末加中書侍郎章懿太后為順容薨宫中未治喪夷簡朝奏事因曰聞有宫嬪亡者太后矍然曰宰相亦預宫中事邪引帝偕起有頃獨出曰卿何間我母子也夷簡曰太后他日不欲全劉氏乎太后意稍解有司希太后旨言歲月葵未利夷簡請發哀成服備儀仗葵之大内火百官晨朝而宫門不開輔臣請對帝御拱辰門百官拜樓下夷簡獨不拜帝使人問其故曰宫庭有變羣臣願一望清光帝舉簾見之乃拜進尚書右僕射兼

門下侍郎辭僕射乃兼吏部尚書初荆王子養禁中既長夷簡請出之太后欲留使從帝誦讀夷簡曰上富春秋所親非儒學之臣恐無益聖德即日命還邸中太后崩帝始親政事夷簡手疏陳八事曰正朝綱塞邪徑禁貨賂辨佞壬絶女謁疏近習罷力役節冗費其勸帝語甚切帝始與夷簡謀以張耆夏竦皆太后所任用者也悉罷之退告郭皇后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邪但多機巧善應變耳由是夷簡亦罷為武勝軍節度使檢校太

傅同中書門下平章判陳州按宋史宰輔表明道二年四月呂夷簡自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以使相判澶州十月呂夷簡自武勝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陝州加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無判陳州事及宣制夷簡方押班聞唱名大駭不知其故而夷簡素厚內侍副都知閻文應因使為中調久之乃知事由皇后也歲中而夷簡復相初劉渙上疏請太后還政太后怒使投嶺外屬太后疾革夷簡請留之至是渙以前疏自言帝擢渙右正言顧謂夷簡向者樞密院亟欲投渙賴卿以免夷簡謝因曰渙由疏外故敢

言大臣或及此則太后必疑風旨自陛下使子母不相安帝以夷簡為忠矣郭后以怒尚美人批其頰誤傷帝頸帝以爪痕示執政大臣夷簡以前罷相故遂主廢后議伏讀通鑑輯覽

御批夷簡本非正人但廢后一事不得歸罪於彼以為修報復也試問后而批及帝為有罪為無罪耶使無其事夷簡用計傾之則不容誅矣其詳見於廢后事

仁宗疑之夷簡曰光武漢之明主也郭后止以怨懟坐廢況傷陛下頸乎夷簡將廢后先敕有司無得受臺諫章奏於是御史中丞孔道輔

右司諫范仲淹率臺諫詣閤門請對有旨令臺諫詣中書夷簡乃貶出道輔等后遂廢宗室子益衆為置大宗正糾率增教授員加右僕射封申國公王曾與夷簡數爭事不平曾斥夷簡納賂市恩夷簡乞置對帝問曾曾語屈於是二人皆罷夷簡以鎮安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許州徙天雄軍未幾以右僕射復入相逾年進位司空辭不拜徙許國公時方飭兵備以判樞密院事而諫官田況言總判名太重改兼樞密使契丹聚兵幽薊聲言將入侵議者請城

洛陽夷簡謂契丹畏壯侮怯遽城洛陽亡以示威景德之役非乘輿濟河則契丹未易服也宜建都大名示將親征以伐其謀或曰此虛聲爾不若修洛陽夷簡曰此子囊城郢計也使契丹得渡河雖高城深池何可恃乃建北京未幾感風眩詔拜司空平章軍國重事疾稍間命數日一至中書裁決可否夷簡方辭復降手詔曰古謂髭可療疾今翦以賜卿三年春帝御延和殿召見敕乘馬至殿門命內侍取兀子與以前夷簡引避久之詔給扶毋拜乃授司徒

監修國史軍國大事與中書樞密同議固請老以太尉
致仕朝朔望既卒帝見羣臣涕下曰安得憂國忘身如
夷簡者贈太師中書令謚文靖仁宗初立太后臨朝十
餘年天下晏然夷簡之力為多其後元昊反四方久不
用兵師出數敗契丹乘之遣使求關南地頗賴夷簡計
畫選一時名臣報使契丹經畧西夏二邊以寧然建募
萬勝軍雜市井小人浮脆不任戰鬬用宗室補環衛宫
縣增奉賜又加遺契丹歲繒金二十萬當時不深計之其

後費大而不可止郭后廢孔道輔等伏閤進諫而夷簡謂伏閤非太平事且逐道輔其後范仲淹屢言事獻百官圖論遷除之敝夷簡指為狂肆斥于外時論以此少之夷簡當國柄最久雖數為言者所詆帝眷倚不衰然所斥士旋復收用亦不終廢其於天下事屈伸舒卷動有操術後配食仁宗廟為世名相始王旦奇夷簡謂王曾曰君其善交之卒與曾並相後曾家請御篆墓碑帝因慘然思夷簡書懷忠之碑四字以賜之子公綽公弼公

著公孺公著自有傳

公綽字仲祐（按王珪撰公綽墓誌及東都事畧俱作字仲裕）廕補將作監丞知陳留縣天聖中為館閣對讀名試直集賢院辭改校理遷太子中允夷簡罷相復為直集賢院同管勾國子監出知鄭州嘗問民疾苦父老曰官籍民産第賦役重輕至不敢多畜牛田疇久蕪公綽為奏之自是牛不入籍還判吏部南曹遷太常博士同判太常寺糾察在京刑獄虎翼卒劉慶告變下吏案驗乃慶始謀衆不從慶反

誣衆以邀賞因言京師衛兵百萬不痛懲之則衆心揺
遂斬慶以徇遷尚書工部員外郎為史館修撰時吏簡
雖謝事猶領國史公綽辭修撰吏簡卒還兵部員外郎
復為修撰服除復同判太常寺兼提舉修祭器公綽以郊
廟祭器未完制度多違禮請悉更造採月令諸書以四時
新物及所當薦者配合為圖又集郊祀緫儀上之又言
天地宗廟日月五方百神之祀咸有尊罍五齊三酒分
實其中加明水明酒以達隂陽之氣令有司徒設尊罍

而酌用一尊非禮神之意宜按周禮實齊酒取火於日取水於月因天地之潔氣又言祖宗配郊當正位今側鄉之非所以示尊嚴也初謚諸后皆繫祖宗謚而真宗五后獨曰莊公綽曰婦人從夫之謚真宗謚章聖而后曰莊非禮也願更為章歷知制誥龍圖閣直學士知永興軍徙秦州安遠砦古渭州諸羌來獻地公綽顧其屬曰天下之大豈利區落尺寸地以為廣邪却之弓箭手馬多闕公綽諭諸砦戶為三等凡十丁為社至秋成募

出金帛市馬馬少則先後給之祀明堂遷刑部郎中召為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歲餘進翰林侍讀學士知審刑院兼判太常寺初公綽在開封府宰相龎籍外屬道士趙清貺受賂杖脊道死御史以公綽受籍旨左遷龍圖閣學士知徐州方杖清貺時實非公綽所臨頃之公綽亦自辨復侍讀學士從河陽留侍經筵時久不雨帝顧問何以致雨曰獄久不決即有冤者故多旱帝親慮囚已而大雨遷右司郎中未拜卒贈左諫議大夫公

綽通敏有才父知政時多涉干請喜名好進者趨之嘗漏洩除拜以市恩時人比之竇申

公弼字寶臣以父任為將作監主簿賜進士出身積遷直史館河北轉運使自寶元慶歷以來宿師備邊既西北撤警而將屯如故民疲餽餉公弼始通御河漕粟實塞下冶鐵以助經費移近邊屯兵就食京東增城卒給板築蠲冗賦及民逋數百萬吏簡之亡也仁宗思之問知公弼名識於殿柱至是益材其為擢都轉運使加龍

圖閣直學士知瀛州入權開封府嘗奏事退帝目送之謂宰相曰公弼甚似其父改同羣牧使以樞密直學士知渭延二州徙成都府其治尚寛人疑少威斷營卒犯法當杖扞不受曰寧以劒死公弼曰杖者國法劒汝自請杖而後斬之軍府肅然英宗罷三司蔡襄名公弼代之初公弼在羣牧時帝居藩得賜馬頗劣欲易不可至是帝謂曰卿曩歲不與朕馬是時固已知卿矣蔡襄主計訴訟不時决故多留事卿繼其後將何以處之公弼

頓首謝對曰襄勤於事未嘗有曠失恐言之者妄耳帝以為長者拜樞密副使時言事者數與大臣異議去公弼諫曰諫官御史為陛下耳目執政為股肱股肱耳目必相為用然後身安而元首尊宜考言觀事視其所以而進退之彗出營室帝憂之同列請飭邊備公弼曰彗非小變陛下宜修德以應天戒臣恐患不在邊也神宗立司馬光劾內侍高居簡帝未决公弼曰光與居簡不兩立居簡內臣耳而光中執法願陛下擇其重者帝曰

然則當奈何公弼曰遷居簡一官而解其近職光當無爭從之進樞密使議欲併環慶鄜延為一路公弼曰自白草西抵定遠中間相去千里若合為一路猝有緩急將何以應又欲下邉臣使議之公弼曰廟堂之上不處決而諉邉吏可乎乃止王安石知政事嗛公弼不附已白用其弟公著為御史中丞以偪之公弼不自安立上章避位不許陳升之建議衛兵年四十以上稍不中程者減其牢廪徙之淮南公弼以為非人情帝曰是當退

為剩員者今故為優假何所害對曰臣不敢生事邀名正恐誤國耳既使去本土又削其廩儻二十萬衆皆反側為之奈何韓絳議復肉刑公弼力陳不可帝皆為之止安石立新法公弼數言宜務安靜又將疏論之從孫嘉問竊其槀示安石安石先白之帝不樂遂罷為觀文殿學士知太原府韓絳宣撫秦晉將取羅鄂特城令河東發兵二萬趨神堂新路按范鎮撰公弼神道碑載韓絳既城羅鄂特又築三寨開荒堆道綏寧既又檄太原調二萬人轉餉之令道荒堆出神堂新路云云與絳傳所載畧同據此則令河東發

兵在既取羅鄂特後若云將取羅鄂特不應遠出神堂新路也公弼曰彼必設伏以待我永和關雖回遠可安行無患乃由永和既而新路援兵果遇伏詔褒之麟州無井唯沙泉在城外欲拓城包之而土善陷夏人每圍城人皆憂渴死公弼用其僚鄧子喬計倣古拔軸法去其沙實以末炭墐土於其上板築立遂包泉於中自是城堅不陷而州得以守俄以疾請知鄭州王韶取熙河朝廷謀秦鳳帥帝曰公弼在河東方出師倉卒時有緩御之能宜使往乃拜宣徽南

院使判秦州帝疑其不肯行公弼聞命即治裝帝喜召之入對慰勞而遣之既赴鎮羌棟戩輒治書稱敕公弼却之曰藩臣安得妄稱敕棟戩懼自是不復敢纔旬月復以疾求觧為西太一宫使卒年六十七贈太尉謚曰惠穆

公孺字稚卿以父任為奉禮郎賜進士出身判吏部南曹知澤潁廬常四州提點福建河北路刑獄入為開封府推官民鬻薪為盗所奪逐之遭傷尹包拯命笞盗公

孺曰盜而傷主法不止笞執不從拯善其守及使三司而公孺爲判官事皆咨決之判都水監未幾改陝西轉運使按東都事畧作都轉運使神宗得綏州遣使議守棄之便久未決命公孺往與郭逵議合遂存綏州常平法行公孺請以青苗免役歸提刑司徙知渭州再徙鄆州坐未入死刑責知蔡州元豐初帝名公孺慰之曰長安謀帥無以易卿命知永興軍徙河陽洛口兵千人以久役思歸奮斧鍤排關不得入西走河橋諸將請出兵掩擊公孺曰

此皆亡命急之變且生即乘馬東去遣牙兵數人迎諭之曰汝輩誠勞苦然豈得擅還一度橋則罪不赦矣太守在此願自首者止道左皆佇立以俟公孺索倡首者黥一人餘復送役所語其校曰若復偃蹇者斬而後報衆帖息乃自劾專命詔釋之知審官東院出知秦州李憲以詔出兵欲盡駐原渭公孺不可與憲相論奏坐徙相州更陳杭鄭瀛四州元祐初加龍圖閣直學士復以為秦州固辭改秘書監遷刑部侍郎知開封府為政明

恕幕人遷觽坐誤毀其角法當徒公孺請罪數十人皆以杖免原廟亡珠繫治典吏久公孺曰主者番代不一曷嘗以珠數相授受歲時諱日宮嬪狎至奈何顓指吏卒乎請之得釋擢户部尚書以病提舉醴泉觀卒年七十贈右光禄大夫公孺廉儉與人寡合嘗護曹佾喪得厚餉辭不受談者清其節焉

張士遜字順之祖裕嘗主陰城鹽院因家陰城（按東都事畧云光化軍人也唐漢陽王東之之後）淳化中舉進士調鄖鄉主簿遷射洪

令轉運使檄移治鄜民遮馬首不得去聽還射洪改襄陽令又知邵武縣寛厚得民前治射洪以旱禱雨白崖山士遜立庭中須雨足乃去邵武旱禱歐陽太守廟廟去城過一舍士遜徹葢雨霑足始歸歷御史臺推直官翰林學士楊億薦為監察御史貢舉初用糊名法士遜為諸科廵鋪官以進士有姻黨請避去真宗記名於御屏自是有親嫌者皆移試著為令中書擬人充江南轉運使帝獨用士遜再遷侍御史徙廣東又徙河北河侵

棣州詔徙州陽信議者患糧多不可遷士遜視瀕河數州方艱食即計餘以貸貧者期來歲輸陽信公私利之仁宗出閤帝選僚佐謂宰臣曰翊善記室府屬也王皆受拜令王尚少宜以士遜為友令王答拜於是以戸部郎中直昭文館為壽春郡王友改昇王府諮議參軍仁宗為皇太子遷右諫議大夫兼右庶子改左庶子又為賓客遷樞密直學士既而二府大臣皆領東宮官遂換太子詹事擢樞密副使遷給事中兼詹事累遷尚書左

丞遂拜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
曹汭獄事起宦者羅崇勳江德明方用事因譖利用帝
以問執政士遜曰此獨不肖子為之利用大臣宜不知
狀太后怒將罷士遜帝以其東宫舊臣加刑部尚書知
江寧府後領定國軍節度使知許州明道初復入相進
中書侍郎兼兵部尚書明年進門下侍郎昭文館大學
士監修國史羣臣上章懿皇后謚冊退而入慰士遜與
同列過楊崇勳園飲日中不至御史中丞范諷劾之以

尚書左僕射判河南府改山南東道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許州徙河南府寶元初復以門下侍郎兵部尚書入相封郢國公康定初士遜言禁兵久戍邊其家在京師有不能自存者帝命内侍條指揮使以下為差等出内藏緡錢十萬賜之士遜又請遣使安撫陝西帝命遣知制誥韓琦以行於是詔樞密院自今邊事並與士遜等參議及簡輦官為禁軍輦官攜妻子遮宰相樞密院喧訴士遜方朝馬驚墮地時朝廷多事士遜亡

所建明諫官韓琦論曰政事府豈養病之地邪士遜不自安累上章請老迺拜太傅封鄧國公致仕御書飛白千歲字賜之士遜因建千歲堂嘗請買城南官園帝以賜士遜宰相得謝益自士遜始就第凡十年卒年八十六贈太師中書令謚文懿御篆其墓碑曰舊德之碑士遜生七日喪母其姑育養之既長事姑孝謹姑亡為行服徒跣扶柩以葬追封南陽縣太君初陳堯佐罷參知政事人有挾怨告堯佐謀反復有誣諫官陰附宗室者

士遜曰憸人構陷善良以揺朝廷姦偽一開俱不能自保矣帝悟抵告者以罪誣諫官事亦不下然曹利用在樞府藉寵肆威士遜居其間無所可否時人以和鼓目之士遜嘗納女口宮中為御史楊偕所劾子友直字益之積官工部郎中知越州士遜嘗記仁宗東宮舊事而史官未之見友直纂為資善録上之幼子友正字義祖學書積三十年不輟遂以書名神宗評其草書為本朝第一

曽公亮字明仲泉州晉江人舉進士甲科知會稽縣民田鏡湖旁每患湖溢公亮立斗門泄水入曹娥江民受其利累遷集賢校理天章閣侍講修起居注天章閣待制知制誥兼史館修撰爲翰林學士判三班院三班吏葢猥非賕謝不行貴游子弟多倚勢請謁公亮擬前後章程視以從事吏不能舉手以端明殿學士知鄭州有能聲盜悉竄他境復入爲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未幾擢給事中參知政事加禮部侍郎除樞密使按宋史宰輔表作樞密副

使
嘉祐六年拜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
大學士公亮明練文法更踐久習知朝廷臺閣典憲首
相韓琦每咨訪焉仁宗末年琦請建儲與公亮等共定
大議契丹縱人漁界河又數通鹽舟吏不敢禁皆謂與
之校且生事公亮言萌芽不禁後將奈何雄州趙滋勇
而有謀可任也使諭以指意邊害訖息英宗即位加中
書侍郎兼禮部尚書尋知戶部尚書神宗即位加門下
侍郎兼吏部尚書拜尚書右僕射封英國公改兗國公

熙寧初進封魯國公二年拜左僕射按曾肇撰公亮行狀及東都事畧神宗即位後公亮歷拜尚書左右僕射由英國改封兗國進封魯國宋史本傳不載今據補加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以老避位三年拜司空兼侍中河陽三城節度使集禧觀使明年起判永興軍先是慶卒叛既伏誅而餘黨越佚自陜以西皆警備閱義勇益邊兵移內地租賦人情騷然公亮一鎮以靜次第奏罷之專務裁抑冗費長安豪喜造飛語聲言營卒怨減削謀以上元夜結外兵為亂邦人大恐或勸毋出游公亮不為

動張燈縱觀與賓佐竟夕乃歸居一歲還京師旋以太保致仕按宋史神宗本紀熙寧五年六月壬子曾公亮以太傅致仕元豐元年正月己亥太傅兼侍中曾公亮薨曾肇撰公亮行狀亦作太傅元豐元年卒年八十贈太師中書令諡曰宣靖配享英宗廟庭及葬御篆其碑首曰兩朝顧命定策亞勳之碑公亮方厚莊重沉深周密平居謹繩墨蹈規矩受遺輔政有始有卒帝嘗以方張安世然性吝嗇殖貨至鉅萬初薦王安石及同輔政知帝向之陰為子孫計凡更張庶事一切聽順而外若不與之者

嘗遣子孝寬參其謀至帝前畧無所異於是帝益信任安石安石德其助已故引擢孝寬至樞密以報之蘇軾嘗責公亮不能救正公亮曰帝與介甫如一人此乃天也世譏其持禄固寵云子孝寛從子孝廣孝蘊

孝寛字令綽（按東都事畧作公綽）以蔭知桐城縣選知咸平縣民詣府訴雨傷麥府以妄杖之孝寛躬行田辨其實得蠲賦除祕閣修撰提點開封府界鎮縣保甲法行民相驚言且籍為兵知府韓維上言乞候農隙行之孝寛牓十

七縣揭賞告捕扇惑者民兵不敢訴入知審官東院判刑部熙寧五年遷樞密都承旨承旨用文臣自孝寬始擢拜樞密直學士簽書樞密院以端明殿學士知河陽徙鄆鄆有孟子廟而無封爵孝寬請於朝得封鄒國公配享孔子連徙鎮以吏部尚書名道卒年六十六贈右光禄大夫

孝廣字仲錫元豐末為北外都水丞元祐中大臣議復河故道名孝廣問之言不可出通判保州久之復為都

水丞除京西轉運判官入為水部員外郎河決内黄詔孝廣行視遂疏蘇村鑿鉅野導河北流紓澶滑深瀛之害遷都水使者洛水頻歲溢涌浸齧北岸孝廣按河隄得廢渡口遺迹曰此昔人所以殺水勢也即日濬決之累石為防自是無水患累擢户部尚書坐錢帛不給費罷為天章閣待制知杭州又以前聘契丹失奉使體奪職尋復之移知潭州加顯謨閣直學士知鄆州孝廣與胡安國鄒浩善皆大觀中忤時相御史論之復奪職知

饒州踰年徙廣州歴城徳軍太原府得故職以卒年六十贈正議大夫莅官以嚴稱

孝緼字處善紹聖中管幹發運司糴糴事建言揚之瓜洲潤之京口常之犇牛易堰為牐以便漕運商賈既成公私便之時京邑有盗徽宗怒期三日不獲坐尹罪孝緼奏求盗急則遁益遠小緩當自出從其言得盗崇寧建殿中省擢為監居數月言者論其與張商英善以集賢殿修撰出知襄州徙江浙荆淮發運泗州議開直河

以避漲溢沙石之害孝藴以淮汴不相接不可成既而工役大集竟成之策勲第賞辭不受未幾河果塞召為户部侍郎徙工部以顯謨閣待制知杭州其後坐累連削黜至安遠軍節度副使宣和二年復天章閣待制知歙州方臘起青溪孝藴約敕郡内無得奔擾分兵守阸塞有避賊來歸者獲罪使出境人稍恃以安會移青州既行而歙陷道改杭州時賊已破杭孝藴單車至城下城既克復軍士多殺人孝藴下令從者得自首無輒殺

皆東手不敢鰲論功進顯謨閣直學士又加龍圖閣學士卒年六十五贈通議大夫

陳升之字暘叔建州建陽人舉進士歷知封州漢陽軍入為監察御史右司諫改起居舍人知諫院時俗好藏弄交親尺牘有訟則轉相告言有司據以推詰升之謂此告訐之習也請禁止之又言三館為搢紳華途近者用人益輕遂為貴游進取之階請嚴其選詔自今臣僚乞子孫恩者毋得除館閣著作佐郎張堯佐緣後宮親

為三司使尋為宣徽使內侍王守忠順兩鎮留後求升正班唐介擊宰相斥嶺南升之皆極諫遷侍御史知雜事凡任言責五年所上數十百事然持論不堅以故不盡施用擢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知瀛州真定府加龍圖閣直學士復知諫院上言天下州縣治否朝廷不能周知悉付之轉運使今選用不精又無考課非闒滯罷懦則凌肆刻薄所以疾苦愁歎壅於上聞必欲垂意元元宜從此始乃詔翰林學士承旨孫抃權御史中

丞張昇與升之同領磨勘轉運使及提點刑獄功務升之初為諫官時嘗請抑絶內降詔許有司執奏勿下至是申言之詔委三省劾正其罪仍揭於朝堂文彦博乞罷相升之慮樞密使賈昌朝復用疏論其邪昌朝卒罷去升之遷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歲餘拜樞密副使於是諫官御史唐介范師道吕誨趙抃王陶交章論升之陰結宦者故得大用仁宗以示升之升之丐去帝謂輔臣曰朕選用執政豈容內臣預議邪乃兩罷之以升之

為資政殿學士知定州徙太原府治平二年復拜樞密副使神宗立以母老請郡為觀文殿學士知越州熈寜元年徙許中道改大名府過闕留知樞密院故事樞密使與知院事不並置時文彦愽吕公著既為使帝以升之三輔政欲稍異其禮故特命之明年同制置三司條例司與王安石共事數月拜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升之既相遂請免條例司以為宰相無所不統所領職事豈可稱司安石曰古之六卿即今之執政有

司馬司徒司空各名一職何害於理升之曰若制置百司條例則可但令制置三司一官則不可由是忤安石稱疾歸卧逾十旬帝數敦諭乃出會毋喪去位終制召為樞密使足疾不能立朝冬祀又不能相禮拜鎮江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揚州封秀國公卒年六十九贈太保中書令謚曰成肅升之深狡多數善傅會以取富貴王安石用事患正論盈庭引升之自助升之心知其不可而竭力為之用安石德之故使先已為相甫得志郎

求罷條例司又時為小異陽若不與之同者世以是譏之謂之筌相升之初名旭避神宗嫌名改焉

吳充字沖卿建州浦城人未冠舉進士與兄育京方皆高第調穀熟主簿入為國子監直講吳王宮教授他官多與宗室狎充齒最少獨以嚴見憚相率設席受經充作六箴以獻曰視曰聽曰好曰學曰進德曰崇儉仁宗命繕寫賜皇族英宗在藩邸書之坐右除集賢校理判吏部南曹選人胡宗堯者翰林學士宿之子坐小累不

得改京官判銓歐陽修爲之請仇家譖修以爲黨宿詔出修同知克言修以忠直擢侍從不宜用讒逐若以爲私則臣願與修同貶於是修復留而克改知太常禮院張貴妃薨治喪越式判寺王洙命吏以印紙行文書不令同僚知克移開封治吏罪忤執政意出知高郵軍還爲羣牧判官開封府推官歷知陝州移京西淮南河東轉運使英宗立數問克所在會入覲語其爲吳王宮教授時事嘉勞之尋權鹽鐵副使熙寧元年知制誥神宗

諭以任用意曰先帝知卿久矣遂同知諫院言士大夫親沒或藁殯數十年傷敗風化宜限期使葬詔著為令河北水災地震為安撫使使還王安石參知政事克子安持其壻也引嫌解諫職知審刑院權三司使為翰林學士三年拜樞密副使王韶取洮州蕃酋默珍逋去克請招還故地縻以爵秩使自領所部永為外臣無庸列置郡縣殫財屈力時方以開拓付韶克言不用八年進檢校太傅樞密使克雖與安石連姻而心不善其所為數

為帝言政事不便帝察其中立無與欲相之安石去遂代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克欲有所變革乞召還司馬光吕公著韓維蘇頌乃薦孫覺李常程顥等數十人光亦以充可告語與之書充不能用王珪與充並相忌充陰掣其肘而充素惡蔡確確治相州獄捕安持及親戚官屬考治欲鉤致充語帝獨明其亡他及確預政充與議變法於前數為所詘安南師出無功知諫院張璪又謂充與郭逵書止其進兵充數遭同列困毀

疾益侵元豐三年罷為觀文殿大學士西太一宮使踰月卒年六十贈司空兼侍中謚曰正憲充内行修飭事兄甚謹為相務安静惟沈密對家人語未嘗及國家事所言於上人莫知者將終戒妻子勿以私事干朝廷帝益悲之世謂充心正而力不足識其知不可而弗能勇退也子安詩安持安詩在元祐為諫官起居郎安持為都水使者遷工部侍郎終天章閣待制

王珪字禹玉成都華陽人後徙舒按李清臣撰珪神道碑云曾祖封公于滎

國由榮國以下葬河南始徙籍于舒曾祖永事太宗為右補闕吳越納土受命往均賦至則悉除無名之算民皆感泣使還或言其多弛賦祖帝詰之對曰使新附之邦蒙天子仁恩臣雖得罪死不恨帝大悦珪弱歲竒警出語驚人舉進士甲科通判揚州吏民皆少珪有大校嫚不謹捽置之法王倫犯淮南珪議出郊掩擊之賊遁去台直集賢院為監鐵判官修起居注北使過魏舊皆盛服入至是欲便服妄云衣冠在後乘珪命取授之使者愧謝進知制誥

知審官院為翰林學士知開封府遭母憂除喪復為學士兼侍讀學士先是三聖並侑南郊而温成廟享獻同太室珪言三后並配所以致孝也而凟乎饗帝後有宫廟所以廣恩也而僭乎饗親於是專以太祖侑于郊而改温成廟為祠殿嘉祐立皇子中書召珪作詔珪曰此大事也非面受旨不可明日請對曰海内望此舉久矣果出自聖意乎仁宗曰朕意決矣珪再拜賀始退而草詔英宗立當撰先帝謚珪言古者賤不誄貴幼不誄長

故天子稱天以誄之制謚於郊若云受之於天者近制唯詞臣撰議庶僚不得參聞頗違稱天之義請令兩制共議從之濮王追崇典禮珪與侍從禮官合議宜稱皇伯三夫人改稱大國執政不以為然其後三夫人之稱卒如初議始珪之請對兩作詔也有密諧之者英宗在位之四年忽名至蘂珠殿傳詔令兼端明殿學士錫之盤龍金盆諭之曰祕殿之職非直器卿于翰墨閒二府員缺即出命矣曩有譏口朕今釋然珪謝曰非陛下至

明臣死無日矣神宗即位遷翰林學士承旨珪典内外制十八年最為久次嘗因展事齋宮賦詩有所感帝見而憐之熙寧三年拜參知政事九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元豐官制行由禮部侍郎超授銀青光禄大夫五年正三省官名拜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以蔡確為右僕射先是神宗謂執政曰官制將行欲新舊人兩用之又曰御史大夫非司馬光不可珪確相顧失色珪憂甚不知所出確曰陛下久欲收靈武公

能任責則相位可保也珪喜謝確帝嘗欲召司馬光珪薦俞充帥慶使上平西夏策珪以為旣已用兵深入必不召光雖召將不至已而光果不召永樂之敗死者十餘萬人實珪啟之八年帝有疾珪白皇太后請立延安郡王為太子太子立是為哲宗進珪金紫光祿大夫封岐國公按神道碑載仁宗英宗如徽號珪為仁宗冊寶使禮成封郇國公神宗即位改岐國公卒於位年六十七贈太師謚曰文恭珪以文學進流輩咸共推許其文閎侈瓌麗自成一家朝廷大典策多出其

手詞林稱之然自執政至宰相凡十六年無所建明率
道諛將順當時目為三旨相公以其上殿進呈云取聖
旨上可否訖云領聖旨退諭稟事者云已得聖旨也紹
聖中邢恕謗起黄履葉祖洽劉拯交論珪元豐末命事
以為當時兩府大臣嘗議奏請建儲珪輒語李清臣云
他自家事外庭不當管恕又誘教高遵裕子士京上奏
言珪欲立雍王遣士京故兄士充傳道言語於禁中珪
由是得罪追貶萬安軍司户參軍削子籍徽宗即位還

其官封蔡京秉政復奪贈諡政和中又復之珪季父罕

從兄琪按神道碑云子仲修登進士第爲祕書省著作佐郎仲端承事郎籍田令仲薿承奉郎仲皖仲煜承事郎東都事畧云徽宗即位其子仲修訴其父寃乃盡復故官贈諡

罕字師言以廕知宜興縣縣多湖田歲訴水輕重失其平罕躬至田處列高下爲圖明年訴牒至按圖示之某戶可免某戶不可免衆皆服范仲淹在潤奏下其式于諸道西方用兵仍年科箭羽于東南價踊貴富室至豫貯以待鬻罕白郡守倍其直市之而令民輸錢旁州聞

之皆願如常州法累遷戶部判官出為廣東轉運使儂
知高入寇罕行部在潮廣州守仲簡自圍中遺書邀罕
罕報曰吾非不欲歸當求所以相濟者遂還惠州州之
惡少年正相率為盜里落驚擾惠人遮道求救護者數
千計罕擇父老可語者問以策曰吾屬皆有田客欲結
以兵使相保聚罕曰有田客者如是得矣無者奈何乃
呼耆長發里民補壯丁每長二百人又令邑尉增弓手
二千已時下令約申而集募有方略者許以官秩金帛

使為甲首久之無至者有婦人訴為僕奪釵珥捕得之
并執奪攘者十八輩皆梟首決口置道左傳曰此者長
發為壯丁不肯行者也觀者始有怖色至期得六百人
尉所部亦至於是染庫帛為旗割牛革為盾形柔之湯
中每盾削行籤十六穿于革以木為鼻使持之自蔽斷
苦竹數千銛其末使操為兵悉出公私戎器檄告屬城
倣而行之數日衆大振向之惡少年皆隸行伍無敢動
乃簡卒三千方舟建旗伐鼓作樂順流而下將至廣悉

衆登岸斬木為鹿角積高數仞營于南門智高見已嚴備不敢犯罕徐開門而入智高遂解去時南道郵驛斷絶罕上事不得通而提點刑獄鮑軻逗遛南雄數具奏及賊平軻受賞罕謫監信州酒安撫使孫沔言罕實有功復以為西路轉運使或傳智高不死走火峒儂宗旦據險聚衆邕守蕭注謀擊之罕呼宗旦子日新謂之曰汝父内為交阯所仇外為邊將希賞之餌非計也汝歸報擇利而為之於是父子俱降徙知潭州擢户部度支

副使復為潭州為政務適人情不加威罰有狂婦數訴事却之則勃罵前守每叱逐之罕獨引至前委曲徐問乃本為人妻無子夫死妾有子逐婦而據家資屢訴不得直因憤恚發狂罕為治妾而反其資婦良愈郡人傳為神明監司上治狀敕書褒諭徙知明州以光祿卿卒年八十兄之子珪少孤罕教養有恩後珪貴每予書必以盛滿為戒云

琪字君玉兒童時已能為歌詩起進士調江都主簿上

時務十二事請建義倉置營田減度僧罷鬻爵禁錦綺珠貝行鄉飲籍田復制科興學校仁宗嘉之除館閣校勘集賢校理帝宴太清樓命館閣臣作山水石歌琪獨蒙褒賞詔通判舒州歲饑奏發廩救民未報先振以公粗守以下皆不聽琪挺身任之知復州知制誥會奉使契丹因感疾還上介誣其詐責信州團練副使久之以龍圖閣待制知潤州轉運使欲浚常潤漕河琪陳其不便詔寢役而後議者卒請廢古城埭破古函管而浚之

河反狹舟不得方行公私交病徙知江寧先是府多大災或託以鬼神人不敢救琪作賞捕之法未幾得姦人誅之火患遂息累遷禮部侍郎致仕卒年七十二琪性孤介不與時合數臨東南名鎮政尚簡静葬于真州詔真陽二州發卒護其窆蓋異數也